

西域风月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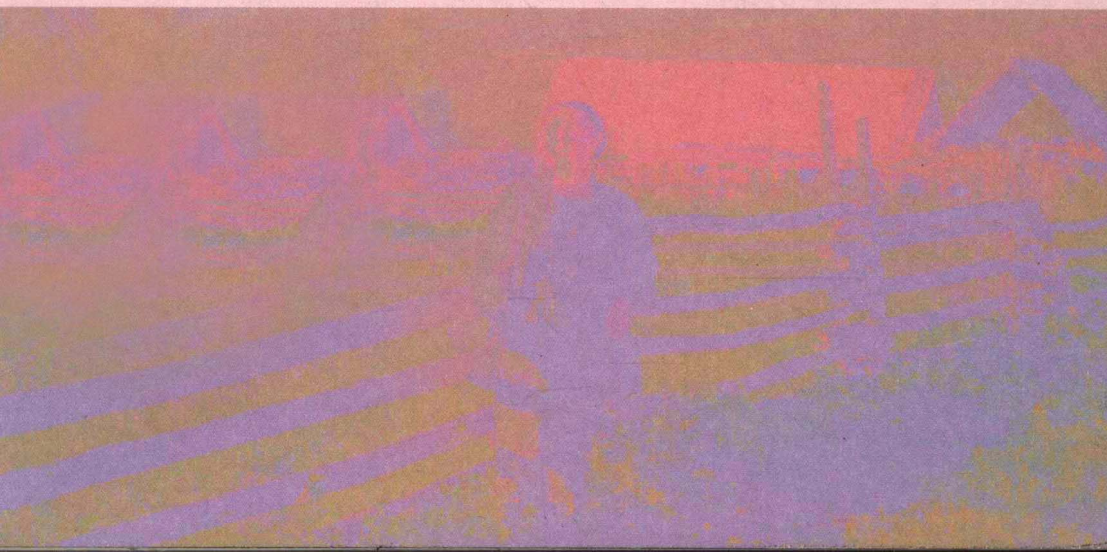


铁梅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 琴弦上的叶尔羌

作者用笔请出时间深处的阿曼尼莎罕——一位王妃、西域音乐与诗歌的天才，  
并使她获得精神永生。



# 琴弦上的叶尔羌

铁梅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琴弦上的叶尔羌/铁梅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5

(西域风月丛书)

ISBN 7-228-10082-4

I. 琴… II. 铁…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0832 号

丛书策划 陈 漠

责任编辑 孙祁娟

装帧设计 王 洋

---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2825887 (0991)2816212  
印 刷 新疆一龙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

# 总序

## 女性怀抱中的西域

沈 苇

读者朋友们也许会问：何谓“西域风月”？

一说起西域，人们就会想到亚洲腹地，想到丝绸之路，想到西域三十六国，也会想到多民族的共居和多元文明的荟萃，当然还会想到草原、绿洲、雪山、沙漠，想到葡萄、玫瑰、石榴、无花果……时至今日，西域仍是异域梦想、种种奇闻和壮丽风景的代名词——它是一个给人无限历史遐想的美的博览中心。

西域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史籍上是在汉代，也即张骞“凿空”西域之后。直到19世纪中叶，它才被“新疆”这一称谓取代。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西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广义的西域是指古代中亚，狭义西域就是历史上的新疆。

西域是一种地理，更是一种精神向度。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西域就是这样一片培养独特个性、孕育与众不同文明的宝地。

相对于西域而言，风月这一概念要复杂得多。《辞海》上

解释风月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清风明月（即美好的景色）；二是指男女情爱。人们常说“少谈风云多谈风月”，这是对风月的通俗化谈论。白居易诗云“欲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知”，他所说的风月兼具自然风光和男欢女爱两个方面。在我老家浙江，杭州西湖的湖心亭有一石碑，上刻“重二”二字，相传是乾隆手迹。这二字正是去了边的“风月”——风月无边嘛。游览人间天堂的美景，再想想历史上或传说中的绝代女子：苏小小、白娘子、祝英台、花魁女……满园春色关不住，西湖的确是一个占尽无边风月的地方。

当我们将“西域”与“风月”放在一起时，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西域有风月吗？如果温润的江南是滋生风月的土壤，那么西域的干旱荒芜不正是风月的不毛之地吗？它在历史上不就是一个蛮族征战、人种角逐、雄性大旗猎猎飘扬的地方吗？

的确，长期以来，有一种普遍弥漫的论调，认为西域就是阳刚、雄健、豪迈的代名词，似乎是男性神话和雄性激素创造了西域文明。这种奇谈怪论遮蔽了历史的真实，至少只道出了“半个西域”。现在到了还它一个真相的时候了。

我想，既然有一个太阳照耀着的西域，也一定存在一个月光笼罩下的西域。在西域粗砺、坚硬的外表下，一定藏着一个阴柔、温婉、细腻的西域，藏着一颗柔情似水的女性的心。每当想起那些大名鼎鼎的男性英雄的时候，同样要牢记这些美丽动人光华四射的西域女子的名字：十二木卡姆的搜集整理者阿曼尼莎罕，身上散发着沙枣花香的香妃，远嫁西域的汉家公主细君和解忧，在库车河畔治病救人的瑞典女传教士洛

维莎·恩娃尔、英国外交官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还有众多的无名女性：草原母亲，绿洲少女，巫婆，女阿肯，吐火罗舞女，骆驼客之妻等等。如果没有她们的哺育，西域文明将是一个残疾儿。

因此，我要说，西域有风月。它是另类的风月，独异的风月。除了神奇风景和男女情爱，“西域风月”还应包括与女性有关的更宽泛的内涵：她们的爱与恨，她们的悲伤与喜悦，她们的大地与天空，她们的创世与宿命……它不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而是一种阴性色彩的人文意义上的风月。我还想进一步谈谈文化和信仰中的风月。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沿着男性取向发展，而佛教则是与女性、与全人类融合后的无限宁静（无性的面貌）。如此说来，西域佛教不也具备某种伟大的“风月”特征？

基于此，“西域风月”丛书的一个目的是还原一个“女性怀抱中的西域”。它以女性视角为切入点，以女性与一座城市（或一个文化区域）的关系为线索，以图文结合的方式，深入到被遮蔽的幽暗的历史中去，捡拾散佚的故事和传奇，强调对细节的挖掘，找回失去的真实和生动，让历史发出动听的回音。它不是历史专著，也不是纯文学作品，大致倾向于文化散文，而跨文体写作是它的一个特色，一种有意识的追求。它是女性的西域传奇，是从历史背后、时光深处寻求的女性启示录。

丛书的作者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当中有诗人、小说家、在读研究生、报社编辑。她们从女性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去理解“西域风月”的深层内涵，用自己的才情和悟性对爱情、女

人、人性以及文化、宗教等基本命题作出了独到阐释和诗意描写。

她们查阅大量史料典籍，深入书中涉及的地区体验、考察、采访，全身心地投入，付出了艰辛劳动。她们消化历史和传闻中如此多晦涩、暧昧、散佚的东西，结晶为自己的所有，终于摘下五枚芬芳之果。而且在写作手法、风格等方面保持了相当大的差异性，呈现了个人风格。这是难能可贵的。她们将女性的命运、传奇与磨难作为最基本的主题去抒写，从阳性西域的深处挖掘出令人吃惊的阴柔之美。她们用自己的写作复活了另一个西域：风月的西域，女性与爱的怀抱中的西域。

我不能说这套丛书填补了多么大的空白，但它所起到的弥补和修正作用，无疑是对西域文化的一次不可忽视的贡献。

乌鲁木齐北山坡

2006年5月

# 目 录

001 / 序章：音乐与沙尘暴

003 / 第一章：我的叶尔羌印象

003 / 无羁的旅途

005 / 叶尔羌绿洲

008 / 吾提昆

012 / 孤独的村庄

017 / 叶尔羌河，忧郁的河

019 / 拜谒阿勒屯麻扎

025 / 莎车人眼中的阿曼尼莎罕

030 / 关于一部电影

035 / 寄往叶尔羌汗国的六封信


046 / 第二章：历史因遥远而成为神话

046 / 历史因遥远而成为神话

051 / 三代莎车王

053 / 解忧公主之子



- 
- 055 / 玄奘西域见闻  
062 / 一纸优美的法律文书  
065 / 上帝之鞭  
069 / 帖木儿的文艺复兴  
072 / 东察合台汗国  
074 / 酒的来历  
078 / 致昆仑

### 080 / 第三章：远逝的黄金时代

- 080 / 王者归来  
086 / 拉失德啊，我该以什么面目出现  
096 / 《拉失德史》穿越黑暗  
102 / 罗斯和伊莱亚斯  
104 / 诗篇在人间辗转  
107 / 智者的理性与抒情  
111 / 诗是保卫家园的武器  
115 / 阿曼尼莎罕爱情日记七则

### 126 / 第四章：大清帝国的边疆

- 126 / 让大清帝国头疼的边疆  
127 / 将军树  
130 / 对香妃的后现代想象  
132 / 叶尔羌保卫战  
136 / 骗马匠之死

137/ 道光皇帝的梦想

139/ 大黄

141/ 小布哈拉的世界

147/ 和卓们

157/ 沙漠边缘

### 158/ 第五章：城池的记忆

158/ 地名的含义

160/ 莎车城

164/ 马可·波罗的记忆

166/ 一个英国商人的叶尔羌之行

173/ 1906年的赌徒们

175/ 1917年谢彬目击的莎车

177/ 时间悄然后退

184/ 莎车玫瑰

### 185/ 第六章：木卡姆之恋

185/ 木卡姆世界

189/ 乡村女诗人


194/ 万桐书与吐尔地阿洪

200/ 木卡姆的汉族传人

204/ 木卡姆女教师

209/ 阿不都拉·麦吉依传奇

215/ 最美的声音



219 / 卡拉秋库尔

221 / **第七章：西域乐母**

221 / 梦回唐朝

227 / 刀郎, 刀郎

231 / 音乐的救赎

235 / 西域乐母

240 / 爱的秘密

245 / 后 记

247 / 参考目录



## 音乐与沙尘暴

沙尘暴仿佛来自远古,从历史深处,携带着时光的征尘,一路杀将过来。城市从未显得如此迷茫,像现在的我一样,皮肤的每个细胞都被微尘灌满,站在半空中,看着楼群模糊的轮廓,视神经是这么痛,一种被绞杀的痛。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站在沙尘暴所征服的城市,同样被沙尘暴征服的我,是沙尘暴眼中的一粒沙子,是它的一部分。我什么也看不见了,而它无所不在。

它来是因为它听命于亡灵,它尾随我们而来。而牵引着亡灵的则是它们的恨、爱或者思念。

这样的旅程在它们的幽居生活中并不多见,因为我相信,另一个世界也有它的法则。如果它们一反常态,那一定是因为什么不同寻常的变故,而其中的缘由,定然不是凡人能释疑的。

当雨落下的时候,我开始专注于音乐。一场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将是尾随沙尘暴而来的音乐喷泉,正如沙尘暴注定要来一样,这场音乐会的行期也不可更改。

自沙尘暴中穿越而来的两位音乐家,他们的音乐与沙尘暴算是打过了交道。而音乐会开始前十分钟,雨就前来接应音乐了。

月光下的道路发白,白天活跃的那些事物开始沉睡,而另一

些则醒来,到处走动,甚至是在飞。它们嬉笑着、戏闹着,我们的童年就掌握在它们手里。对它们而言,我们的记忆就如同丝线,在它们的手中被编织着。

它们不知疲倦,而我已经在中年奄奄一息。

我在音乐中被洗浴,沙尘暴的影响力在退却,音乐占了上风,我的灵魂越来越干净,停留在我身上的时光正一点一滴地剥离,我的肌肤重新露出婴儿般的光泽,我的内心充满了愉悦。

音乐就是这么神奇!

而木卡姆是与沙尘暴相伴生的音乐,或者说,它恰好诞生于沙尘暴的中心、沙漠中的绿洲,拥有其他地区的艺术形式难以企及的感染力和魔力。

我躺在水面,随水波起伏、漂流、旋转,就如同我躺在沙漠上,被它上升的气流托举着盘旋。月光,美丽的月光就这样奢侈地流下来,灌注我的全身。我的泪水四溢,把月光冲刷到阴影里。我等待它浮起,像水银一样,把我的眼泪腐蚀。

我承认,在这尘世给我最大压力的情感是爱情,爱情几乎就是悲剧的代名词。上苍让我们生而有爱,但这爱却难以被两个人共同完成,爱不是被磨损,就是被用于交换。爱被欲望偷换……

木卡姆就这样诞生了,诞生于爱及爱的艰难和永恒。



# 我的叶尔羌印象

## 无羁的旅途

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我告别了我快满三岁的孩子，我将带着他的一个吻上路，刚刚他在我脸颊上的亲吻，像一只刚破壳的小鸡的轻轻一啄。

我投身于人群中，在候车室入口处把背包放在传送带上接受检查。人群拥挤着等候检票，有人急了就跳过椅子，铁路警察恼火地呵斥他们，像呵斥他们驯养的野性未脱的家畜。

如此拥挤杂乱的空间，居然是许多人的一个入口，这里将通向他们心所向往的世界。而我要去的地方则是莎车城——四百年前叶尔羌汗国的都城，我要去找那时的王妃，一个名叫阿曼尼莎罕的天才女人。

我想，这个女人的丈夫戎马一生，是成吉思汗优秀的子孙。他所拥有的叶尔羌汗国的版图包括整个天山南部——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费尔干、巴达克山及瓦罕地区，东则到了吐鲁番。他是西域最强大的统治者。而阿曼尼莎罕呢，她都去过哪里？她喜欢去遥远的地方吗？喜欢旅行吗？即使她哪里也没有去过，她的音乐所统治的领域也比她丈夫的帝国更广大、恒久、稳固。并且，音乐是没有界限的，它会飞翔；音乐是稳定的，它不会因为政



权的更替而被改变；音乐是恒久的，帝国会覆灭、国王会死亡，但木卡姆的生命却没有边际。而且，木卡姆还会超越这片疆域的苦难，把所有苦难的疆域变成天堂。

人们一致的看法是，阿曼尼莎罕是真主创造的奇迹。她出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我想象不出她是如何在那里获取知识的，是谁教会了她写诗、弹琴，给了她思想和美好的情感，能让她把音乐看作是自己的生命。那个沙漠边缘的女孩子，在被国王看到之前，大概很少离开那个村庄。但是她音乐和诗歌的才情却没有被封闭和禁锢，那个小地方不可能局限她。因为她能凭借着音乐和诗歌的幻想的翅膀尽情地飞，她既可以回到神话时代，也可以停留在未来，当然她最喜爱的栖息地还是音乐——木卡姆。而今天的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天上飞地下跑，但我们的神思却萎缩了，我们那创造力与想象力的翅膀萎缩了，难以像沙漠边的少女那样展翅高飞。这源于我们心灵、梦想和爱的贫乏。

火车行驶在天山的群峰之间，像一条虫子，从山的肚子里爬过去，显得很无聊，很自卑。

在火车上，我成为一个崭新的人，也仿佛和过去失去了一切联系。独自踏上旅途，去找另一个女人，此次出行只能是神的馈赠。

我从无眠中进入睡眠，我能感觉到半米之外一双眼睛的注视。他和我都是上铺，他一直关注着我，也许是因为他注意到我自上车之后就没有讲过一句话。

睡梦中有人下了车，对面的床上换了人，而我依然是一个封闭体，任四周风水流转。我想着每一个人，我所能记得的人，想着和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我只往前想一步，只一步。虽然我知道想象，多一千步和一万步都是无所谓的。



我想起了拉失德。他父亲萨亦德死于高山病。他在认识阿曼尼莎罕之前已有几个孩子，长子29岁战死（他曾经百战百胜）。1539年，拉失德遇到阿曼尼莎罕时相传她才13岁。其后拉失德一直征战不已，叶尔羌汗国的疆域在拉失德统治时期是最广大的。我不知道拉失德是怎样在征战与治理国家的间隙来享受阿曼尼莎罕的爱情的；不知道他对待这个天才的小女孩是否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个小天使；不知道他在欣赏木卡姆的同时，是否增强了他扩大帝国版图的雄心；而阿曼尼莎罕是否为战场上的丈夫担忧失眠，夜半垂泪？我们现在惟一知道的，是他顶住了宗教界的不满，支持了阿曼尼莎罕对木卡姆的整理规范工作。

火车在疾驶。

我看见阿曼尼莎罕骑在马上，在花园般的城市中寻找她梦中的孔雀。

荒凉的戈壁无穷无尽，但阿曼尼莎罕穿越了它。

有一小片洼地，其中有水，有水鸟飞来把它当成天堂。周围的植被零星散落。我真怕那水干涸，那鸟儿又要去流浪。

水洼过去后，空气变得干燥，车窗的缝隙中飞进来无数的沙粒，它们落在我的笔记本上，我把它们抖落，之后再摸，还有，再抖，还有……我不可能把它们从纸上拂去。它们源源不断地来，无穷无尽——风吹送它们。

沙漠中夹着一片大的湖面，那里的植被和水鸟更多一些。

有许多地方白茫茫的，我问邻座的维吾尔族青年，那是雪吗？不，他说，那是盐碱。

## 叶尔羌绿洲

出了喀什噶尔火车站，我问清长途汽车站在哪儿后，就迫不



及待地跑过去，我想在天黑之前进入莎车城。

在新疆南部的广大区域里，大部分地区都是沙漠、戈壁，绿洲只是分布在这无边荒芜之中的绿色宝石。戈壁中最漂亮的東西就是一丛一丛的骆驼刺，圆圆的一丛，像一个胖乎乎长满绒毛的小球。而沙漠呢，“沙漠是如此巨大，地平线是如此遥远，以至让身处其中的人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小到应该保持沉默”。

因而人们无比钟爱绿洲，现在叶尔羌绿洲正在敞开它的怀抱，向我伸出双手。林带像遥远的地平线上长出的锯齿，把戈壁锯断。那些隐居在历史中的、绿洲中的国家的人曾尽情享受绿阴下的生活和往来于丝绸之路的商旅带来的东西方文化。时间与空间，在绿洲中才是有意义的，才可能被纳入一种秩序。

进入绿洲，目光由荒芜变得润泽，进入绿洲就得到树木无条件的庇护，空气也变得清甜起来，莎车城所在的绿洲被我称之为叶尔羌绿洲，它的面积很大，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绿洲最早出现的形状，像被风吹开的烟雾一样，一缕一缕地散布在天边。每个绿洲都有一件带花边儿的连衣裙，那就是林带，偶尔绿洲中也会出现一两片沙漠，那大概是世界上最小的沙漠，只是一个简单的沙丘而已，沙丘上有风绣出的纹理，一波一波的，上面也有毛茸茸的植被。

当莎车城出现在绿洲的心脏部位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千里迢迢要来找的那个地方，就好好地藏在这里，这么遥远，像一个梦一样。我来这里想要寻求许多答案，其中之一就是，萨亦德为何选择莎车做他的都城。

如果不去看老城，那么莎车城与内地的小城没有太大的分别。现代物流不会放过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这个观点是我在莎车得出来的。到超市去看一眼就知道了，从雀巢咖啡到天之锦保暖内衣，从箭牌口香糖到南孚电池，到处都是一样的。但它毕